

16岁少女新东方学习竟遇害母亲卖房卖车打官司，葬礼后情绪崩溃

每日人物张毓婧报道

姚金易的人生告别会在清明节这天举行后，母亲李洁觉得“心里那根弦像断了一样”。

自从2016年5月19日晚，16岁的姚金易在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601教室遭17岁的王祎哲强奸并勒死后，这是李洁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儿的遗体。李洁在葬礼上大声哭喊，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，“孩子啊！妈妈终于见到你了！”

十年前，李洁与姚金易的父亲离婚，母女二人“相依为命”。李洁口中的姚金易乖巧懂事，和自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。事发后，联系不上姚金易的李洁，敏锐地感觉到“女儿出事了”。

李洁告诉每日人物，得知女儿遇害，第一反应是“崩溃，感觉不想活了”。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，除了“盯着案子”，她什么都不想做。

长期的压抑使李洁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，心脏感觉也不太好。但她“没心情看医生”。

李洁常常梦到女儿姚金易，在噩梦中哭醒。为案件进展长期奔走在北京与山东两地的她，因无法工作，没有经济来源，靠“卖房卖车”打官司。

在为女儿举行告别会前几日，李洁在网上称，自己4月2日到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取回女儿遗物的时候，发现物品大量遗失。4月6日，警方告诉她，作案人员已初步锁定。



以下是每日人物与李洁的对话：

举行过女儿告别会后“崩溃了”

每日人物：前天举行了女儿的告别会。

李洁：昨天白天的时候，我精神接近崩溃了。我觉得我要死掉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叫了妈妈生前的一个好友过来陪着我。从晚上一点多睡到早上七点，还好，这是很久以来，我睡得最多的一次。

孩子出事以后，我每天晚上，要不彻夜不眠，要不就睡个两小时，做个噩梦，想孩子，想抱孩子的时候就醒了。

每日人物：醒来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

李洁：哎！第一件事就是想想，今天又该做些什么？能为我的孩子做些什么？能为案子做些什么？无时无刻不在想。

每日人物：有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？

李洁：没有，我一直认为我很坚强，可昨天我真的是崩溃了，压抑到极致了。

我已经连着好多天没吃没喝了，从3月28号我联系新东方的领导开始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体重降了十二斤，根本就一口也吃不下，也不上厕所。我就说我真是神人了。

昨天我情绪崩溃，有人跟我说，你是突然放松下来了，心里那根弦像断了一样。我说也许吧，反正整个人突然之间直接受不了了，整个人都不是我的那种感觉，崩溃。

每日人物：太过压抑的时候，怎么排解？

李洁：平时感觉太过压抑的时候，就哭啊。在北京的出租房里天天哭。视力也不好了，以前我不戴眼镜，现在戴上了。我没有心情去看眼科，我知道我是哭瞎了。

“天天在想查明真相”

每日人物：得知女儿被害的消息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
李洁：崩溃，感觉不想活了。啊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在教室里怎么就会被害了呢？

每日人物：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？

李洁：一直到现在。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天天在想查明真相，追出同犯。盯着这个案子，生怕出半点问题。

在案件侦查过程中，死亡时间、警察出现的原因、外伤情况……牵扯到一些侦查当中的疑点，比如说为什么我女儿的头部有伤，身下有大片血迹？我要求他们鉴定，到了检察阶段就要求侦查，到了法院阶段就生怕对方像在侦查阶段一样干预执法。生怕因为外界的因素，不能给我女儿讨回公道。

每日人物：其他家人呢？

李洁：我父母离世了，我也离婚十年了。女儿一直跟我过，我们娘俩相依为命。

为打官司，卖房卖车

每日人物：听说昨天警方联系你了？

李洁：昨天警察跟我说，女儿遗物是在2016年7~9月期间被偷的，作案初步目标锁定的是装修公司的工人。但他们不保证能破案，因为如果定位在民工的话，那牵扯到的人太多了，谁能保证是谁偷的呢？学校说装修期间，民工住在宿舍楼里。

找到遗物就太好了，肯定要带回家。然后追究破坏我女儿遗物的原因，让新东方负起该负的责任来。

每日人物：你现在有工作吗？

李洁：我之前在体制里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。现在根本没法做。

每日人物：那你日常的开销和案子的花费怎么解决？

李洁：卖房卖车。

每日人物：这两年是什么在支撑着你？

李洁：我现在有对象，他特别支持我。出事儿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我在北京，这两年多亏了他。否则我真的熬不过去，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
我其实好几次都不想活了，甚至有时候真的要崩溃掉了，想一死了之，去陪我女儿。

我有一次忽然梦到我女儿，她说“妈妈妈妈，我在这边特别无聊，你过来陪我吧”。我说“孩子，我也很想过去陪你，可是妈妈一定要为你报仇啊，处理完这些事我再去陪你”。我们娘俩对话，特别真实，就好像是面对面一样。

还有前不久，我过生日那天，我梦见我女儿说她在外地工作回不来。我就说，孩子你快回来吧，我很想你了，说着说着就哭醒了。

每日人物：在你心中，女儿是什么样的？

李洁：金易她性格很开朗，很懂事。我要不高兴了，她就对我哈哈笑。我们娘俩像朋友一样，她会叫我的名字，我也会叫她的。她说说她的秘密，我说说我的事情。她会在我面前评价男孩儿怎么怎么样，那时候我就插上几句，我们就一起哈哈地开玩笑。